

8月底,曾翻译过《一九八四》《动物农场》《麦田里的守望者》等著作的翻译家孙仲旭因抑郁症自杀。消息一出,引发圈里圈外一片惋惜。在哀叹之余,人们也开始关注到当下翻译界以及从事翻译的这个群体。

作为向人们传递国外科学知识的“桥梁”,科普翻译群体历来是翻译界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科学初入中国的过去到信息爆炸的今天,科普翻译跟随着时代的发展在不断变化,但那份责任与意义始终没变。

# 这些年,科普翻译的变与不变

■本报记者 王俊宁

## “老科普”和“新科普”

因为时代发展,科普本身的概念在悄然发生着变化。翻译过《手艺中国》《大众科学指南》《技术史》的清华大学教授戴吾三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时代的发展使得科普的界定出现模糊。主要表现在以往不属于科普的内容如今也可能是科普范畴,而有些重大科普主题更是涉及多学科领域,比如全球变暖、转基因问题等。”

在戴吾三看来,科普边界的模糊化使得科普翻译有了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上的科普翻译就是以往具有明确范畴的科学普及的内容,而广义上的科普则指有关科学文化的一切主题。”

科普边界的模糊化对科普翻译来说,更大的影响在于出版社的选题制定上。“涉及多学科的新科普往往是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热点话题,这类图书受众众多,出版社的热情高。”戴吾三说,“而因为没有严格的边界限制,一些非科技类的出版社也加入到科普翻译的出版队伍中来,比如近年来接力出版社翻译出版的《万物简史》,中信出版社翻译出版的《美国创新史:从蒸汽机到搜索引擎》,在社会上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在受众选择上,面向中小学生的传统科普译作仍有很多市场,而面向中高端人群的科普译作则需要根据时代需求不断调整。“并且面向中小学生的狭义科普著作呈现出文字少、图片多或三维(立体化)的新形式。”

而与科普内容变化相应的,则是科普翻译对于译者的要求也在发生变化。

## “老圈子”和“新队伍”

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的人历来是科普翻译的主要群体。在过去,真正有时间和精力翻译科普著作的往往是这些教师和研究人员利用业余或退休之后,在家伏案翻译。

“10年前网络还不很发达,翻译一本科普著作很耗时间。”戴吾三告诉记者,“最初的译者都是在家里,利用自己的英汉词典、科技术语字典等工具书翻译。”

据戴吾三回忆,过去的科普翻译者多是一些有学问者在“文革”中避开运动,或在退休以后,在一个安静的小地方进行的。如今科普著作覆盖的学科更广,家里的工具书已经无法满足翻译需求。

“因为很多时候针对原作里的一个名词,或是一个短语,要在权威的大百科全书里查证,而这些只有大城市的图书馆才具备。虽然现在有了网络之便,但有些问题还要当面请教专业人士。”戴吾三说,“所以,现在从事科普翻译的人以大学教师和研究所的工作者居多,因为这些地方拥有翻译所需的知识资源和信息资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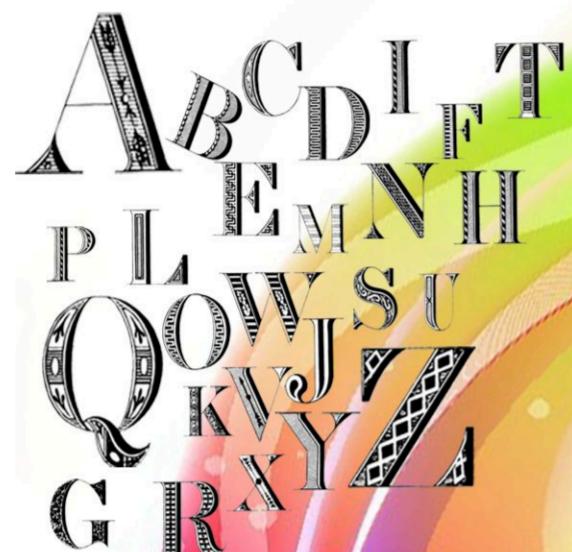
除了资源要求,如今科普翻译对于译者本身的素质要求也在提高。“如今从事科普翻译,除了需要译者本身要有很好的外语水平,还要有很好的中文写作水平,具有相应的人文素养。知识涵盖面不仅是数学、物理、生物,也要涉及人文历史等领域。”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的“哲人石丛书”是国内首屈一指的科普译著,已经出了100多种,该社副总编辑王世平告诉记者:“找译者难度非常大,因为需要他们精通外语,又对专业知识把握非常好。为什么我们的周期比较慢?跟本身耗费的时间都是有关系的,一般的出版社一年要出十几、二十几本书,我们‘哲人石’一年只能做4本书。”

## “老待遇”和“新任务”

然而,科普译者门槛的提高,却并没有带动翻译稿酬的增加。

翻译稿酬偏低几乎是所有翻译人员的共识。翻译过《爱因斯坦:生活和宇宙》《大问题——简明哲学导论》等著作的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卜天告诉记者:“从他2001年翻译第一本《牛顿研究》开始,千字70元左右是业内的基本标准,如今十几年过去,千字70元左右仍然



是他大多数译著的标准。”

作为一名译者,张卜天更多地是翻译学术有关的著作。翻一下他的译著作品会发现,相较于有些译者一生只有几本译作的速度,张卜天的翻译速度可谓“迅猛”。粗略统计,2005年至今,仅湖南科技出版社一家,就已出版张卜天翻译的著作13本。

然而即便这样的“神速”,如果想要靠翻译稿酬,仍旧无法满足生存需要。“因为翻译过程中消耗的时间,精力是很难预算的。”张卜天告诉记者,“特别是遇到一些比较难翻译的书,查字典、看资料、利用点滴空闲时间争分夺秒,也要耗费很长时间。”

张卜天师从北京大学教授吴国盛,研究方向为西方中世纪和近代早期科学思想史。按照他的说法,他的同行全国估计也不会超过10人。“所以国内在这个领域的译著非常少,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加上我自己很热爱哲学和科学史方面的翻译,所以一直这样坚持着。”

针对翻译稿酬过低的问题,孙仲旭曾专门写过一篇《怎样剥削译者》的文章。在文章中他写道,一些出版社提出的控制翻译稿费,其做法就是在签订合同时,签下有利于出版方的合同,而

出版社在选择翻译者时,则要考虑到尽管翻译稿费低廉已成共识,但是愿意挣翻译稿费的人仍然相当多,所以不必优稿优价,稿费水平控制在千字50元至70元范围内即可。

“翻译稿酬低必然导致译者的积极性不高。此外因为翻译作品并不在职业考核的标准之内,所以年轻人的科普翻译积极性也不高。”戴吾三向记者回忆道,“有时候因为内容繁多,一本译著的出版周期过长,出版之后社会影响程度不高,效果也达不到译者预期,这样除非真心热爱,不然很难提起兴趣。”

## “老地位”和“新要求”

已经去世的孙仲旭曾说过:“爱上翻译是种难以戒除的瘾。”所以在翻译界,像戴吾三、张卜天这样因为热爱坚持下来的占绝大多数。

翻译过《细胞生命的礼赞》《水母与蜗牛》《刘易斯·托马斯作品集》等著作的山东大学外文系教授李绍明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直言:“我业余做科普翻译也有30年了,我也会抱怨稿费太低。热爱谈不上,聊胜于无所事事,更多时候我翻译科普作品是因为做不

## 翻译家是连接心灵的彩虹

——访翻译家、四川省翻译文学学会理事刘荣跃

■本报记者 王俊宁

**《中国科学报》:**8月底,翻译家孙仲旭因抑郁症自杀,引来对翻译界的各种讨论。那么在翻译行业孙仲旭的情况是否是普遍现象?就你个人而言,是什么让你一直坚持文学翻译?

**刘荣跃:**我也是从相关报道中知道了孙仲旭自杀的一些情况。我对此感到震惊和遗憾!这种情况在翻译界还是少数。我看到的是很多前輩在翻译事业上乐此不疲。我认识一位七十多岁的译者,他给自己的座右铭是“工作着,快乐着”,这大概能代表众多热爱文学翻译事业的译者的心境。

我对文学翻译的坚持是出于对文学翻译“再创作”艺术的热爱。就我个人而言,在20多年的文学翻译中我收获了很多,主要是精神层面的。长期阅读、翻译名家大师们的经典杰作,我从中吸取了丰富营养,让自己的修养和学识得到了提升。然后,我又让广大读者从拙译中分享到那些经典杰作的可贵思想,获得艺术享受,这必然使我深感欣慰。而这就是对译者最好的报答。

**《中国科学报》:**中国翻译协会社科翻译委员会副主任李河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150年来,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翻译居功至伟。但是在今天,翻译却成了一个九流之派,成了一个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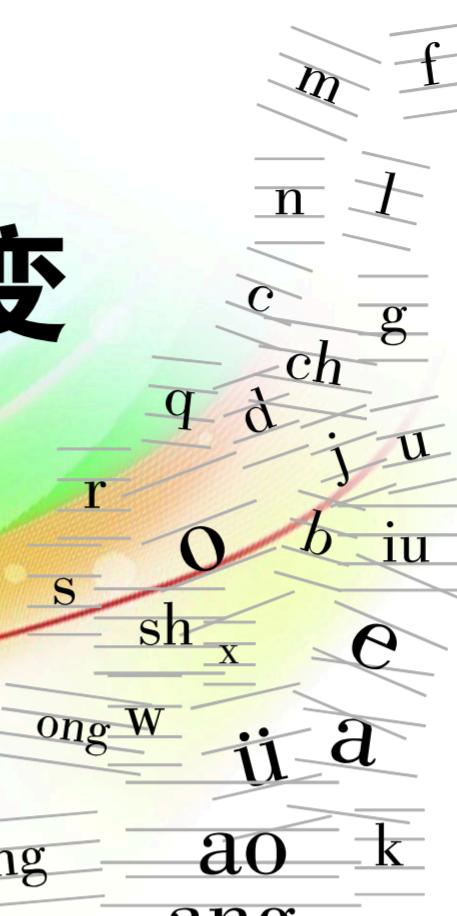
余者。”你是否认同这种说法?

**刘荣跃:**李河先生的话虽然有些值得商榷,但是现实社会中译者并未受到应有的尊重与肯定也是事实。所以李河先生的话也有一定道理,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目前社会上一些单位和部门对翻译工作重视不够。一流翻译家的收入与一流作家、画家、音乐家、书法家等的收入相比,简直不可同日而语。我认识一位大翻译家,他说一些出版单位在对待译者时让人感到“不痛快”,其中包含了诸多苦衷和看法。

**《中国科学报》:**你刚才提到翻译对你个人的作用,那你如何看待翻译这个职业对社会的作用?很多人说现在国内翻译界鱼龙混杂,问题很多,你如何看?

**刘荣跃:**翻译这个职业在出版领域发挥着不可低估、不可或缺的作用。想想看,如果没有了翻译家辛勤的劳动,出版领域没有了一部部译稿,国与国之间的文学、文化交流不就会成为一片荒漠?

然而,翻译目前在中国发展却问题不少。就我所知,中国确实是一个翻译大国,译者和翻译作品的数量都应该是居世界首位。但译者的水平参差不齐,个别译者比较浮躁等,这些都不利于搞好翻译工作。此外稿酬偏低,某些出版单位隐



郭刚制图

了别的。”

在2012年4月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举行的“哲人石”丛书出版100本座谈会上,学者武夷山就感慨,优秀学术翻译工作者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报酬与其贡献是极其不相称的,优秀译者的社会承认度与其贡献也是极其不相称的。他笑言:“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但是,没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其他一系列马列著作译本,会有中国共产党吗?遗憾的是,译著迄今经常处于尴尬的地位。”

戴吾三认为,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翻译并不缺人才,然而科普著作的翻译却没有统一的团体和归宿。“科普翻译的落脚点在哪里?载体在哪里?这些都是科普翻译者们需要思考的问题。”

在戴吾三看来,如今科普翻译的难度在增加,“专业的细分深化使得每个人都不能说了解多少,所以科普翻译也要跟随时代发展不断创新。翻译人员的身份、生存环境,科普翻译制度的创新等都是应该思考的问题。网络时代,科普翻译也可以依托网络新平台、新媒体,像果壳网集中各个行业的人才资源优化方式就很有创新和探索意义。”

## 翻译家是连接心灵的彩虹

——访翻译家、四川省翻译文学学会理事刘荣跃

■本报记者 王俊宁

瞒印数,译著屡遭盗版而相关责任又得不到严惩等等,都是翻译作品面临的突出问题。

**《中国科学报》:**2013年,翻译家马爱农诉中国妇女出版社出版的小说《绿山墙的安妮》构成剽窃一案,曾引起广泛关注,然而译著维权仍是少数,原因是什么?

**刘荣跃:**我用《著作权法》第12条规定,改编、翻译、注释整理已有作品而产生的作品,其著作权由改编、翻译、注释、整理者享有。然而译者的译著作品屡遭盗版却时有发生。如今很多译者对译作被盗版的事无可奈何,不愿追究到底。因为打官司成本太高,需要付出太多的人力物力。而即使官司打赢了,所得到的赔偿也很少,对盗版者产生不了威慑作用。

**《中国科学报》:**你期待的翻译氛围是怎样的?

**刘荣跃:**一些出版单位特别是不在少数的文化公司,不尊重译者的劳动,随意把别人的译作拿去“编译”成自己的东西。我希望对于“编译”出来的作品应严加管制,以维护译者的合法权益。

协作主席铁凝说翻译家是连接心灵的彩虹,对翻译家们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所以要把这支队伍建设好,培养好,并给予充分的关注和重视,以继续这项崇高而有意义的事业。

## 文化资讯

### 第23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在兰州开幕

本报讯 9月24日晚,第23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在兰州开幕。

本届电影节历时四天,主体活动包括开幕式、国产新片推介展映、金鸡国际影展、香港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专题电影展映、中国电影论坛、科技之光论坛、大众电影百花奖终评、颁奖典礼及闭幕式。

第23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副主席康健民表示,在2012年3月初至2014年2月底全国票房达到500万,电视播出观众达3000万收看人次的一百多部影片中,由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协会下属的100名骨干影院经理,投票产生10部候选影片。值得一提的是,今年观众通过网络投票、纸质选票、手机客户端等多种方式,实现了全媒体立体投票渠道的拓展和建立,在百花奖历史上

上首次实现了小屏幕触控投票。

据了解,101位来自全国各地的终评委员会将对10部候选影片进行集体观摩和充分讨论,最后在9月27日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的直播现场,以按表决器的方式当场投票,评选出第32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每个最佳奖项。组委会还在报名的影片中遴选出60余部优秀的国产新片进行展映,并举行20余场影片主创人员与观众的见面互动活动。(刘晓倩)

### 建筑师共话65年建筑界往事

本报讯 近日,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师分会与中国文物学会20世纪建筑遗产委员会联合主办“反思与品评——新中国65周年建筑的人和事”建筑师茶座活动。清华大学教授陈志华,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总建筑师马国馨,中元国际工程公司资深总建筑师费

麟,天津大学教授邹德依等40余位全国建筑设计大师、建筑教育家参加了座谈。

茶座形式轻松,与会者忆人忆事,讲述了65年来或古或新的往事,同时也对当代建筑创作发展中的种种现象展开品评。有的分享当新建筑遇到古建筑时在设计上的充分考虑,有的呼吁“中国特色的城镇化不能消灭农村”,有的提出对百年老店如北京饭店该如何利用,有的谈到我们正在陷入的千城一面、千篇一律的泥沼……一段段过往故事,勾勒了新中国建筑发展历程的侧影。(李芸)

### 《新闻传播学大辞典》出版发行

本报讯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项目《新闻传播学大辞典》日前出版。

辞典不仅大幅更新了1993年版的《新闻学大辞典》,首次集纳了传播学的成果,维客、威客、闪客、微博、微信、移动终端以及媒介融合等新闻传播学科最前沿研究成果都被收入书中。

据介绍,该辞典的编纂历经6年多,由两位中国著名新闻教育家99岁的甘惜分和88岁的方汉奇担任顾问,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童兵、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陈绚主编,全国26所知名高校和研究所、近200名新闻传播学专业人员参与编写。

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的出版座谈会上,业界专家学者评价,这本具有知识系统性、专业权威性、阅读检索实用性的集大成辞书,是新闻传播学科长足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式的缩影,是新闻传播学的必备工具书。

辞典正文分为13部分,收入词条6811条,计220万字。辞典的附录包含有传播学谱系图、世界新闻传播史大事记、国外新闻传播专业部分网站、中国高等院校新闻传播院系博士生导师及招生方向等。(韩琨)

## 文化微议

### 电影资料馆首开“分号”

日前,北京观赏艺术电影的好去处电影资料馆开设了首家“分号”。虽然这里的影厅不大,位置也有些偏僻,却仍然吸引了大批影迷前来捧场。周末的一场放映活动,上百张影票被大家一抢而光。

现在商业片色彩缤纷,但也有很多观众想看到更多有艺术特色的电影。有些口碑很好的艺术电影,在商业院线只能“一日游”,而艺术影院给它们提供了一个放映的地方。不过,业内人士认为,艺术电影虽有市场发展潜力,但整体市场份额不会很大,并不能盲目发展。而电影资料馆有合法片源,小西天艺术影院有其独特性,加之有很长的历史积累,这是其他艺术影院很难复制的优势。

点评:电影资料馆的影片是艺术的,但运作方式可以商业化,利用已建立的好口碑,像“老字号”一样开分店,不但满足了更多影迷看艺术电影的需求,也让当下商业电影充斥的影院更多元化。

### 尚有4亿多人不能用普通话交流

日前,教育部副部长、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主任李卫红透露,全国现在还有30%即4亿多人口不能用普通话交流。

今年是国务院确定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17周年。李卫红说:“17年来,国民语言文字应用能力显著增强,目前全国有70%以上的人口具备普通话应用能力,95%以上的识字人口使用规范汉字,中华民族几千年书同字、语同音的梦想正在逐步成为现实。但是,会说普通话的70%人口中,只有10%的人口可以用标准普通话顺畅沟通。”

点评:推广普通话固然重要,但方言的保存同样重要,不知道还有多少尚未收集整理的方言?

### 网络流行无厘头“神曲”

近日,流行音乐人许嵩的一首“神曲”《等到烟雨清凉》登上热歌榜,整首3分钟的歌曲只有一句歌词循环——“天干物燥,小心火烛”。有网友表示“完全不知所云”,不过也有痴迷者表示:“醉了!”

无独有偶,一首短诗《大雨》也莫名其妙:那天大雨,你走后/我站在芳园南街上/像落难的孙悟空/对每辆开过的出租车/都大喊:师傅。一句“师傅”的双关语逗乐众人,网友还纷纷将无厘头进行到底。有人用不同的书法抄写此诗,并晒到网上,还有人给小诗续上结尾:“师傅挥挥手说:无空,无空。”

点评:表达自己的情绪,让别人去转发,或者点赞。

### 艺术家发起千人“拣砖”活动

近日,艺术家应天齐发起了“遗存·再生——芜湖古城艺术计划”,并联合付志强、胡石、刘克峰3位建筑师在安徽芜湖古城组织了一场千人拣砖大型当代艺术计划。

六天的活动中,芜湖市民自愿报名后进入古城现场,拣寻各时代建筑遗存的砖块。其中,完整的老砖由工作人员现场封存建档,用于即将启动的古城建设之中;残砖则可由参与市民在上面签上自己的姓名和拣砖日期,交由工作人员封存,并在指定区域拍照留影、留言。

在应天齐设想中,古城保护改造的重要部分还包括未来利用古城废墟中搬出的古砖作为原材料,在古城中间主要地块建造古砖广场,并在广场中建造“古城文化中心”博物馆。这次活动中签名的古砖和活动音视频资料都将由应天齐制成艺术品,或永久陈列于该博物馆内